

剑桥悠然间

□ 裴文 / 著

JIANQIAO YOURAN JIAN

JIANQIAO YOURAN JIAN



東方出版社

剑桥
悠然间
JIANQIAO YOURAN JIAN

□ 裴文 /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悠然间 / 裴文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 - 5060 - 2668 - 6

I. 剑… II. 裴…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0689 号

剑桥悠然间

jian qiao you ran jian

著 者: 裴 文

责任编辑: 刘丽华

装帧设计: 鼎盛怡园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375

字 数: 150 千字 印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60 - 2668 - 6

定 价: 28.00 元

邮购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010) 65250042 65289539

裴文 简介

教授(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英语语言学硕士,文学博士。剑桥大学终生成员。

主要文学作品:

散文纪实:

《感觉哈佛女人》

—— (南方出版社, 1999年版。)

《乌兹别克遥远的女神》

—— (《知音》海外版, 1999年版。)

诗歌:

《永远的秋水》

——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

《究竟》

—— (《雨花》, 1998年版。)

I Know

—— (East-West, 2000-Winter)

《您能看见我吗?》

—— (Cambridge Inprint 2005, 剑桥大学诗刊)

About My Poem

—— (Cambridge Inprint 2005, 剑桥大学诗刊)

专著:

《语言时空论》

—— (中、英文版, 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普通语言学》

——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中国研究生英语教学导论》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索绪尔: 本真状态及其张力》

——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2005年再版。)

《现代英语语境学》

——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Semantics of Modern English

—— ([英文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版。)

译著: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

—— ([法译汉]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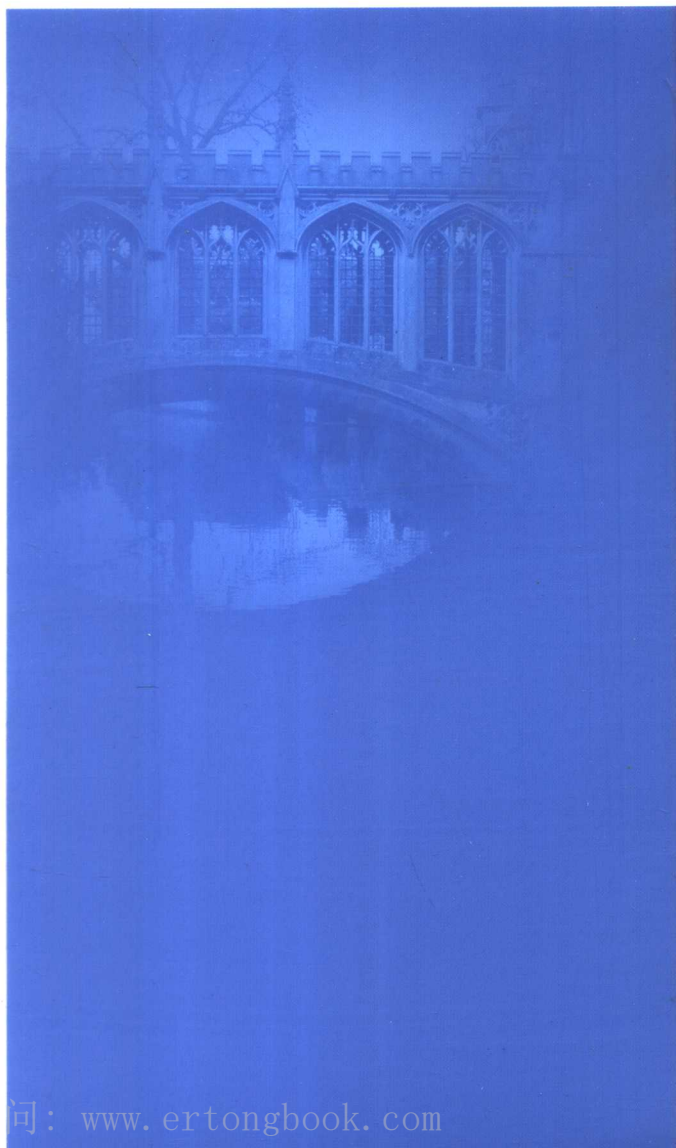
《语言与生命》

—— ([法译汉]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责任编辑：刘 丽 华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书林瀚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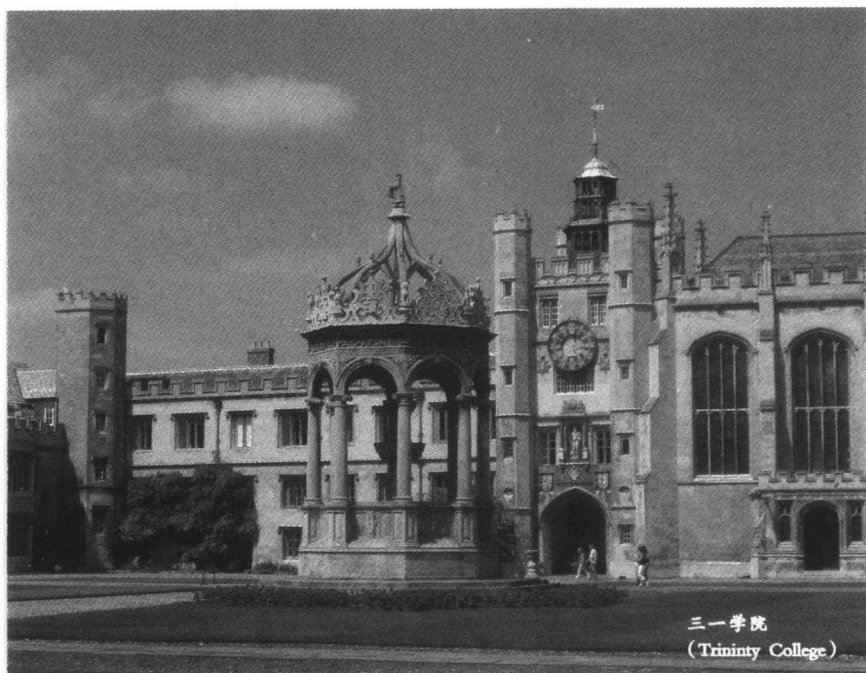
我学术朝圣的情怀在剑桥得到了宽释。

——裴文

2004 — 2005 年

目录

1. 多事的飞行 1
2. 幽默的大卫 6
3. 初识剑桥 12
4. 第一次聚会 26
5. 远足乡间 36
6. 独具个性的康沐德恩 50
7. 眷念南京大学 75
8. 我在吗? 93
9. 想念儿子 105
10. 遭遇梵语 122
11. 独自旅行 135
12. 与剑桥的博士生聚会 158
13. 与语言学家交往 173
14. 闲游剑桥 181
15. 艺术家的做派 192
16. 剑桥日记 197
17. 达尔文随想 209
18. 听萨玖教授言说 216
19. 巴克尔淹贯古今 239
20. 经济学博士生苏德拉 255
21. 痴迷国际会议的菊池繁夫 262
22. 剑桥的最后时光 277
- 后记 285



1. 多事的飞行

喜欢读书,因而有了一份墨香闲趣的眷恋,要把所有读过的书都珍藏在心灵驿站的书房里。喜欢学习,因而有了一份学术朝圣的情怀,要顶礼膜拜所有的大学,要去聆听,要去凝望,要去敬畏,要去期待。

我将启程飞往英国剑桥大学。

是8月30日的飞机,但为了不错过上午11点10分的航班,我提前一天到达上海,入住浦东机场的锦江之星。

早晨,从锦江之星饭店出门,竟是大雨倾盆。这多少让我有点儿担心飞机是否能够正点起飞。毕竟要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转机,而转机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我早早地来到机场,等候着。10点40分准时宣布登机,我因此便放心了许多。

但是,11点10分的时候,飞机并没有按时起飞。坐在飞机上足足等了半个小时,也不见有任何要起飞的迹象。有乘客开始抱怨,机长却解释说,有两名乘客的行李上机了,但人没有登机。又过去了半个小时,还是没见那俩人登机。多数乘客都是要转机的,于是,300多人乱作一团,坐立不安,七嘴八舌,南腔北调,强烈要求飞机立即起飞。忽然,有一位穿红色T恤衫的男乘客冲到登机口,他高喊:

“你们别吵了!瞎吵什么呀,你们!万一这两人把炸弹放在行李箱里了,怎么办?!绝对不能起飞!”说完他还用手使劲地把染了色的长头发向后理了几下。一副苦不堪言、无可奈何、烦躁不安的模样!

可偏就他这么一喊,飞机上的乘客立即安静了下来。是啊,要是有什么炸弹之类的事情发生,我们何必匆忙赶路呢!耐心等着吧——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陆续有十多人登机。在一片责备声中,一位瘦小的女生委屈地说:

“我们不是这班飞机的啦。我们那班飞机有100个座位,但是,他们卖出了150张票,所以就让我们来转乘这班飞机了。”她操港台口音。

说话间,登机口的门关上了,飞机准备起飞。那时已经是1点36分。几乎所有要转机的人都在担心到了法兰克福赶不上下一班飞机。但是,总算是起飞了!空姐们总算是开始忙着为乘客准备饮料和茶水了!

扩音器里终于有空姐发出通告——请乘客准备好,很快就要给大家供应午餐了。

此刻,已经是饭香四溢。

正当所有的人都将面前的小桌板放下来的时候,忽听“嘭——”的一闷声。

“啊——啊！有人摔倒了！”一位空姐惊叫。

是一位高大的外国人晕倒在洗手间前面的过道上。扩音器里很快播出空姐向乘客发出的求助通知，希望有医生或者护士赶紧前去帮忙救助。急救箱、氧气瓶、速效救心丸等等全部用上，大约半个小时之后，那人才被轻手轻脚地从地上扶起来，坐在前排吸氧。

“有懂德语的吗？”机长挨座问。

我起身随他往前排走。那人吸着氧，眼睛时睁时闭，面色发灰。但是，任凭我说德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他都迷迷糊糊地，不知是点头还是摇头。过了好一会儿，他的眼睛总算是有了点精神。我便告诉他，他刚才晕倒了，问他是否有什么病史，是否需要特别的治疗。

“非常感谢你们！”他开口竟然说的是标准的汉语普通话。

闹了半天，他是个中国通，斯堪的纳维亚人。一切平安无事。这时飞机正飞过南京的上空。

将近下午3点，我才安稳地吃上午饭。

饭后闭目养神，忽听得一阵喧哗，睁眼看见洗手间周围站着好多好多的人，忙问邻座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那些人都是在等候方便的，闲来无事，彼此聊天，声音越来越高。这可真是大飞机给乘客带来的一个交流平台。

我左右摆放脑袋，想找个最舒服的位置，好自在地进入睡眠状态，偏听得有一女孩惨叫。这叫声震惊四座。然后，是她长时间的哭喊。像是遭人毒打似的。这让原本想休息的乘客无法安宁。后来得知，这孩子有肠绞痛的病史。等她安静下来，正是飞机即将飞入乌兰巴托领空的时候。

无法入眠，心理上便开始有些许不安。陆续有乘客在食品操作间里忙活。有的要吃面包找不到黄油，有的要冲咖啡找不到黄糖，有的要喝果汁找不到杯子，真正乱作一团！值班空姐忙喊大家就座，她答应上座服务。在新西伯利亚上空，多数人已经感到饥肠辘辘。飞机在空中飞行11个小时，而空姐只按规定时间供应两餐。延误的时间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在中国时间晚上7点的时候，我们总算是吃到了晚餐。

落地法兰克福，又是大雨滂沱。

乘客全都急冲冲地要去赶下一班飞机。一出飞机口，就见远处走廊口站着

六位穿制服的德国移民局官员，清一色德国黄，清一色大鼻子，清一色大高个儿，这让跑在最前面的人不觉放慢了脚步。

我递上护照，一个官员问：

“你会说德语还是英语？”



“都会。”

于是，他开始慢条斯理：

“准备到哪里去？”他其实明明看到我的英国签证，我只是路过德国而已。

“到英国。”我匆匆回答。

“去干什么？”他随意翻看内容并不多的护照。

“去剑桥大学做课题研究。”我发现在我前面的人和在我后面的人一个个都通过移民官员，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什么课题？”他的蓝眼睛显得非常无情。

“语言学。对不起，我恐怕赶不上飞伦敦的航班了。”我几乎是从他手上抽回我的护照。

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问话，你只管摇头，他们只会程序性地看看护照，一分钟也不会耽误你的。

等我几经周折，冲到检票口的时候，已经是临近停止检票了。

刚刚坐定，飞机便起飞了。

这班飞机的座椅相当宽大，还是真皮的，想想我也应该享受这最后的飞行了。

我的座位号是 23E。简单地聊了几句，知道左边这位棕色皮肤的女士是越南人，但已经加入德国国籍。右边这位男士是地道的德国人，体育新闻记者，要到英国去采访足球队。飞机起飞后，我右边的男士便开始忙活：不停地挖鼻孔，并时不时地发出擤鼻涕的声音，同时，又把鞋给脱了。阵阵异味让我觉得十分恶心。我侧身向左靠在椅背上，谁知左边的德籍越南小姐已经脱了鞋子，盘腿坐着。边听 CD，边扭动身体。这叫什么事儿！不一会儿，她开始拿出化妆品，浓重的化妆品味真正让我忍受不住。或许是因为我太过疲劳了，空中服务生分发的三明治，我一口也没吃。起身站在机尾部的食品操作间，直到空姐提示飞机准备降落，务必扣好安全带，我这才回到座位上。

将近一个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伦敦海斯路机场(Heathrow Airport)。顺利通过安检和入关，找到推车，等候提取行李。谁知，一个小时之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通知说，我的行李还滞留在德国，第二天航空公司一定会将行李送到剑桥大学。这倒也挺省我体力的！这家公司还送给我一包礼品和一套洗漱用具、内衣等等，全然算作补偿。

再乘航空大巴，两个多小时之后，到达剑桥。那时已是午夜时分。值班人员将我带到给我预留的房间。

温馨、舒适的住所让我暂且忘记了旅途的疲劳。不过，早晨起来，便发现我那行李箱是多么的重要：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一直是瑟缩着。

天凉好个秋！



2. 幽默的大卫

我辗转到达剑桥沃尔夫盛学院(Wolfson College)的时候已经是零点15分。推开门卫办公室(Porter's Lodge)的大门,便有一位衣冠楚楚的先生迎上来。或许是看我风尘仆仆,还背着个登山包,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你是 Wen Pei 教授? 我一直在等你。飞机晚点了吧! 欢迎你加入剑桥。我是科里(Kerry)。”他与我握手,表示欢迎。

成为剑桥的成员至少要有两种归属：一是在学术上归属某一专业系科，一是在生活上归属某一学院。我在学术上分别归属语言学系和东方研究系；在生活上归属沃尔夫盛学院。

科里的几句寒暄，让我顿觉轻松。在已经打印好的名单里，找到了我的名字，填写了到达日期。然后，就随科里去我的住处。在不远处的一栋小楼的门前停下。他交给我两把长长的钥匙，一铜一银。铜钥匙开大门，银钥匙开房间门。他反复交代：

“无论进出，一定要锁好大门和房间门，为了安全！”他非常认真。

把我领进房间，科里又说：“现在太晚了，明天让我们的头大卫给你办理各项事宜。”

临出门，他回头问：“喜欢这房间吗？”

“很好！没想到会这么好！”我满心欢喜。

这一夜我睡了个囫囵觉。

第二天早上9点，电话响了。是大卫(David)。

“你好！我是大卫。教授什么时候接见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在门卫办公室恭候！”大卫话语轻松而热情。

放下电话，我便锁了房间门和小楼的大门，径直走到门卫办公室。

办公室有三位工作人员，都穿着熨烫整洁的淡蓝色的衬衫，配戴深色的领带。这是他们的工作制服。见我来了，都起身与我寒暄。英国真是多绅士！

坐在最里面的人看着电脑喊道：

“嘿，嘿！你们看这位漂亮的女士是谁？我记不清好像在哪里见过她。”

大卫这么一嚷嚷，连我也凑上去了。一看电脑屏幕，原来是带有我照片的表格。他可真是“漂亮”一词随口甩。男人从来都不会吝啬对女人的恭维之词。大家都由衷地开心大笑。全无陌生之感。这时，他向我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我是大卫。欢迎你入住剑桥。”

他拿了一叠表格和文件，领我到大厅。

“需要剑桥大学身份证吗？”他的口气好像我不需要似的。

“当然需要。”我点点头说。

“签字。”他递上一份表格。上面已经打印好我的名字、护照号码、身份，还有院长签名。“恭喜你。你的决策实在是太英明了。没有这张魔卡，那你在剑桥可就寸步难行喽！要进电脑房、电视房、健身房、特技飞行馆、洗衣房、餐厅、图书馆、阅览室，等等，那可没门！有了这张魔卡，你去参观剑桥最好的植物园、博物馆都免票。”他很是健谈。

“你需要剑桥大学图书馆证吗？”

“当然。”我又点点头。

“那么，请签字。”他又递上一份打印好的表格。“我以为你会说：‘不，不，不！我到剑桥大学是要来看名人的，是要来拜访大学者、大文人的。’”他仰面向上，一脸幽默。

“没看见我还很年轻吗？”我着实是受到他的感染。

“问题就出在我这副眼镜上了，你瞧，你瞧，我的眼镜度数太高了。”他把眼睛睁得老大。



我的住所

等我签完了电话表、电子邮件表等七八份表格。他让我稍安毋躁。他得先把表格送回办公室,然后才能领我在校园参观。迎来送往是他的一项工作。

我一路听他幽默,感念着剑桥沃尔夫盛学院安排这样一位绅士来做迎来送往的管理工作。这会让多国际学生和学者感到出奇地自在、出奇地开心。

最后,他领我来到我住的小楼。

“这栋楼叫做 PP 楼,你的房间号是 PP2。”

“PP 楼的全称是什么?”我随口问。

“什么?你不知道吗?”大卫太会来事了。“我们一直在期待姓氏以 P 字母开头的人来入住。两个 P,可见我们的愿望有多么的强烈。你的房间号是 2 号。在第二层,向南。专门给你留的。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好运双倍。你知道,我们怎么度过刚刚过去的八月的吗?”他眉头紧皱,“成天下雨,我们没见着太阳。现在,你瞧,昨天你来了以后,夜里月光,今天又是阳光灿烂。没错,你的名字 Pei 给我们剑桥带来好运了!”他示意让我自己打开房间门。

后来我才知道,这栋楼始建于维多利亚时代,曾经是沃尔夫盛学院院长的官邸。这栋楼也因此成为接待皇亲国戚之地。以后,查尔斯王子下榻此楼,这栋楼便有了宫殿(Palace)之名。因为其外形酷似企鹅,剑桥人便称之为 Penguin Palace(企鹅宫)。可是,2005 年,当查尔斯王子与卡米拉举办婚礼的消息传来时,这栋楼的名牌便立

即换作维维安·富士爵士官邸(Sir Vivian Fuchs House),启用了这栋楼第一任主人的姓名。现在,这栋楼已经“沦落”为教授的公寓了。剑桥人称之为专家楼。学院的院长也早已搬至校园西侧的一栋白色小楼里,人称“白宫”(White House)。



“进来呀！”经过衣帽间，我进了房间，而大卫却站在门外。

“可以进来么？”他仍然站在门外，一副绅士的做派。

“你说呢！你不是要来给我开通长途电话的吗？”我调侃。

“外面的波斯红地毯多好看！他们怎么给你房间铺个银蓝色的地毯呢？怪男性的。”他摇头，故作惊讶，“嘿，你瞧！这两盏吊灯橙红色的丝质灯罩，还有流苏。快把灯打开，让我欣赏欣赏。”

“嘿，怪了。你看见没有，这灯光洒在这银蓝色的地毯上怎么显得这么高贵！”他这番话应该是由衷的。

他弓着身子，拿起小圆桌上的电话。

“你请坐！”小圆桌边有沙发，我示意他坐下。他身材高大，在我房间顶天立地的，很占空间。

“我很矛盾。原本想跪在地毯上替你开通长途，但是，你知道，我这条裤子，刚熨过的，怕走形。我想坐沙发，但是，这两只玫瑰红的沙发都是为女性制作的，我可是不敢坐呵！……嗯——既然你下令了，那我也就只能从命了。”他坐下来，拨电话密码。很快，我的国际长途就算是开通了。

“你怎么没有行李？”我的行李滞留在德国，相信科里已经告诉他了。

“不知道航空公司什么时候能把行李送来。真是非常的不方便。”我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给我的行李延误打印单交给他。

“跟我来！”他认真地说。

我随他去了门卫办公室。

按照打印单上的号码，他拨通了汉莎航空公司相关部门的电话。

“我是剑桥大学。我们邀请了一位客人。她昨天乘你们的飞机，行李被你们保存了。现在我打算给她买几件干净的衣服。稍等！稍等！我先来看看我钱包里还有没有钱。”说着，他从西服裤后面的口袋里拿出钱包。“哈，很好。我钱包里还有不少钱。我打算给她买一件 Gap 牌的衬衫，Levi's 牌的裤子，至于鞋子嘛，你看什么牌子比较适合我们尊贵的客人？”

不知道对方在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就听得大卫朗朗大笑。

我对另一位工作人员说：“瞧他笑得多开心！”